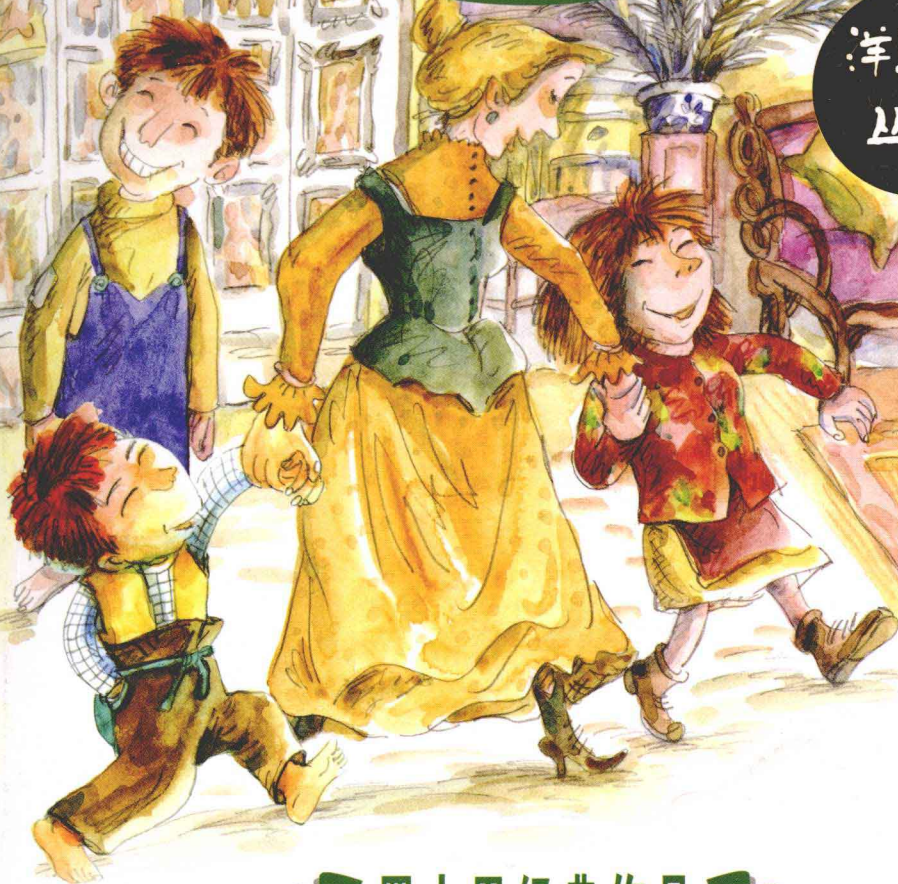


Gianni Rodari

洋葱头
丛书



罗大里经典作品
三个流浪儿

[意大利] 贾尼

绘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Gianni Rodari
罗大里经典作品

三个流浪儿

[意大利] 贾尼·罗大里 著
李抱岳 译 沈苑苑 绘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6159

PICCOLI VAGABONDI

© 1980, Maria Ferretti Rodari and Paola Rodari, Italy

© 2008, Edizioni EL S.r.l., Trieste Ital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个流浪儿 / (意) 罗大里著; 沈苑苑绘; 李抱岳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

(罗大里经典作品)

ISBN 978-7-5148-0949-7

I. ①三… II. ①罗… ②沈… ③李…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1412 号

SANGE LIULANG'ER

(罗大里经典作品)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策划: 张继凌 缪惟 版权引进: 孟令媛 责任印务: 任钦丽

责任编辑: 蔡国筠

美术编辑: 沈苑苑

封面设计: 沈苑苑

责任校对: 尤根兴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 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http://www.ccppg.com.cn

E-mail: zbs@ccpg.com.cn

印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彩插: 4

印张: 6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10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ISBN 978-7-5148-0949-7

定价: 15.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539)



三个流浪儿.....	1
1. 灰色军大衣	3
2. 维琴佐老爷	7
3. 上路了	14
4. 鸚鵡笼子	21
5. 哪里有土地?	28
6. 聚宝盆	32
7. “强盗!”	37
8. 走丢了	41
9. 斗兽场	49
10. 无尽的路	53
11. 识字课本	58

12. 镰刀和锤子	63
13. 一封家信	68
14. 夫 人	74
15. 米 兰	80
16. 小白的秘密	85
17. 安娜的鞋子	89
18. 在火车站	94
19. 出 逃	99
20. 去费拉拉	104
21. 惊 醒	109
22. 得 救	114
23. 在堤上	119
24. 惊险之旅	126
25. 墙上的标志	131
26. 尾 声	136
土匪	141

三个流浪儿



1. 灰色军大衣

有兄弟俩，一个名叫弗朗切斯科，另一个叫多梅尼克，他们和母亲一起住在卡西诺山中一个贫困的村子里。弗朗切斯科九岁，多梅尼克六岁。

他们的爸爸五年前去当兵打仗了^①，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了好长一段时间，可他还是没有回来：因为他成了俘虏。

妈妈贝内德塔给瓦泥匠搬砖块，以赚取微薄的薪水。弗朗切斯科和多梅尼克则常去树林捡柴枝、废铁、子弹碎片和空弹壳拿去城里卖，因为战争也曾肆虐过这片山头。

一次，当多梅尼克拿着棍棒像往常一样随意翻寻一堆烂树叶时，发现了一颗被埋在草叶中但未被引爆的炸弹。那东西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盒子，多梅尼克试着打开那个盒盖：就在那一瞬间，炸弹被引爆了，他的整个右手都被炸飞了。

痊愈之后，多梅尼克出院了。尽管他把手臂藏在外衣兜里，但同村的小伙伴们都开始嘲笑他：“废物！”

① 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欧洲战事于1939年爆发，于1945年结束。作为纳粹德国的同盟国，意大利于1940年参战，1943年宣告退出战争，之后直至1945年，意大利国内一直在进行反抗纳粹-法西斯的抵抗运动。直至意大利完全解放，二战中的俘虏才陆续回国。



没手的小废物!”

多梅尼克总是火冒三丈，用他那完好的手臂捡起石块朝那些人砸去。弗朗切斯科为了保护弟弟，总是和那些比他长得更高更壮的小孩儿厮打，所以每次回家总是遍体鳞伤、血迹斑斑。但弗朗切斯科从未向他的“敌人”屈服，他每次都勇敢地扑到他们身上，拳头像雨点儿一样密密麻麻地砸下。

他们的爸爸叫乔瓦尼。终于有一天，他与一群疲惫不堪的人一起乘坐着一个破布贩子的马车回家了，膝盖上放着一个褐色的行李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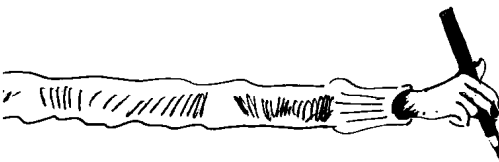
行李箱中只有一件脏兮兮的内衣、一袋苹果和一件满是破洞的灰色军大衣。在家里最大的草垫上还有一件类似的外套。

“瞧!”乔瓦尼常常说，“这就是我赚到的全部财产。我打了两场战争^①，每次我都能抢救出一件外套。这一次，是啊，我还多赚了一样东西——咳嗽，我把它带回家了。”

他总是咳嗽，冬天又特别寒冷。

他的身体不好，好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两年来，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总算是能享受安宁了，而且家里又添了两个孩子，先是佩佩，后是丽努恰。

① 从下一章我们可以分析出来，文中的父亲首先在1939年参加了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侵略战争，后来又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为找不到工作，仅靠那点儿贫瘠的土地又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乔瓦尼常带着弗朗切斯科和多梅尼克一起去捡树枝。有时候，在树林里他常常因为咳嗽而不得不坐下来喘口气。每当此时，多梅尼克总是一言不发地坐到爸爸身旁，乌黑的额发垂在眼前。弗朗切斯科也想做点儿什么，他就把爸爸送给他的军帽戴到爸爸头上，又用手紧紧地把手护耳贴在爸爸的脸颊旁。

多梅尼克很喜欢爸爸。或许他已经开始希望，有一天能凭自己的能力让爸爸康复。

而事实上，爸爸常跟他说：“对一些有学问的人来说，给你装一只新的手根本算不了什么。他们做的手就像真的一样，装在你的肩膀上，就好像本来就长在那儿似的。你可以像以前一样轻松地吃饭、穿衣服，还能去工作。等我们有钱了，我一定带你去城里，给你买一只最好最漂亮的手。到时候，你就可以像卖破布的那个米凯拉一样弹吉他了。我们俩一起去医生那儿，他们给你安手，给我治咳嗽。那些医生懂很多东西。但这些都得要钱，知道不？有钱能使鬼推磨嘛。”

不过爸爸并没有好起来，相反，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他总待在家里不出门，躺在麦秆铺成的床上，盖着那件灰色的旧军大衣，上面还盖着一些别的衣服，那是在别的战争中穿过的旧制服，不过即使这样也不



能让他感到稍微暖和一点儿。贝内德塔为丈夫在壁炉里生起一小堆火，把干柴放在他的身旁，方便他随时添些柴。蓝光荧荧的火焰让这里稍微有了一点儿家的样子。丽努恰和佩佩把家里仅有的两张椅子拉了过来，坐在上面，其他人只好坐在火炉边的砖头上，或是干脆坐在地上。爸爸还是感到冷，炉火无法驱散已经渗入骨髓的寒气。

“这火焰真漂亮啊，”他说，“看我的大衣，好像是红色的一样，不是吗？要是我有钱，知道我会干什么吗？我要做一件很大很大的大衣，谁要是冷，就把他给盖住。”

“那得多大啊？”多梅尼克很纳闷，“像整个瓦莱斯库拉那么大吗？”

“还要更大！有罗马那么大！有整个地球那么大！”爸爸说。

“那是什么颜色呢？”弗朗切斯科明白爸爸在开玩笑，他也跟着一起说了起来，因为佩佩，他们最小的妹妹，正张大了嘴巴听着，想象着这么大的大衣。

“灰色的，我就做一件灰色的大衣，就像这件一样。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房顶或者钟楼的顶上，这样，所有人就都不会冷啦！”

“可要是下雨了，大衣就会被淋湿的。”多梅尼克若有所思地说。爸爸费力地露出了笑脸，说：“雨水会

流下去的，大衣不会被打湿的……”

这个时候，贝内德塔并不在家里，她出门为有钱人家缝补衣服去了，这样她才有钱再去给自己的丈夫买药。那些没吃完的药放在客厅的隔板上，就放在盐罐的旁边，但是乔瓦尼再也用不着吃药了，因为他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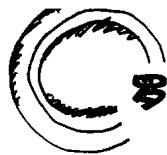
他面色苍白，安详地躺在那儿，身上还盖着那件灰色的军大衣，就好像睡着了一样，不过却再也没有醒来。

2. 维琴佐老爷

既然爸爸已经不在，多梅尼克也就再也不和弗朗切斯科一块儿去拾柴火了。有时候他就这么长时间发呆，一句话都不说，要不就赌气地把他的那只断臂猛地插在外衣口袋里，然后自言自语地嘲弄自己一番。“现在谁来给我买新的手呢？”他想，“要是……要是……爸爸在死之前给我买一只手就好了！”

他看了一眼爸爸留下的灰色外套，然后走出家门。他每天都在岩石和荆棘丛中穿来穿去，要不就爬爬树……

一天，多梅尼克回到家的时候，他看到家门口站着两个男人——实际上，是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年轻小伙子，他们在和妈妈说话。那个中年男人矮矮胖胖



的，马甲兜里挂着一条银链子，兴许是只怀表。另外一个则是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头发几乎是全白的，皮肤也很白，而眼睛是红的，就像兔子眼睛一样。多梅尼克明白了，这是个白化病病人。

那个兜里揣着银链子的男人拿着一张什么纸给贝内德塔看，贝内德塔的胳膊交叉在胸前，一言不发地听着那人说话。弗朗切斯科则呆呆地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一副被吓坏了的样子。

“你们家没钱，”那个拿着纸的男人说，“你们怎么可能养活四个孩子？我想帮你们一把，你看，我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不对？再说，我和你丈夫是这样的——”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左手猛地拍了一下右手，似乎在说，瞧，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

他接着说道：“我们一起打过仗，是上一次战争。听说他死了，我马上就想来参加葬礼，我说得对不对，皮奥？”

那个白化病孩子点了点头，他笑起来的样子很奸猾。

“我想你们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贝内德塔。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现在日子也挺苦的，我经常和自己说：维琴佐，你可不能忘了你的好兄弟乔瓦尼啊，难道你不想帮帮他那孤儿寡母的一家子吗？你就不能给他们家的孩子找份工作？找份轻松、好干、



能赚钱的工作？那对他们这些孩子来说可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你看，这是执照，意思是说，这工作是合法的。”

“我不识字……”贝内德塔低声说，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咳……这有什么关系！”那个拿着纸的男人——现在弗朗切斯科知道他叫维琴佐——笑了起来，“只要律师认得字儿不就行了？总之，你们好好想想吧，要是你们觉得行，那后天我们就在市政府那个十字路口见面。”

这时，维琴佐才注意到多梅尼克，他看了他一眼，那孩子却像是被恶狼盯上的小鹿一样，不由自主地躲避了一下。

“瞧，”维琴佐说，“像这样的孩子还能做什么呢？”维琴佐和那个白化病的小伙子走了，妈妈木然地回到屋里，然后无声地哭泣起来……

“他们想要什么？”多梅尼克坐在花园的地上问弗朗切斯科。

“他想把我们带走，”弗朗切斯科低声说。妈妈坐在桌子旁边，双手撑着头，佩佩和丽努恰则拉着妈妈的裙子，她们还太小，还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

“他想要咱俩跟他走，但是他会给妈妈一些钱，咱们会跟着一个大篷车队到处去工作。”弗朗切斯



科说。

“就和那些流浪的吉卜赛人一样？”

“差不多，不过只有六个月，六个月以后咱们就回家。”

“我们干什么活儿呢？”

“咱们得卖彩票，要不就去当乞丐讨钱，老板会给妈妈一万里拉，这样她就有钱照顾佩佩和丽努恰了。”

“我不去！”多梅尼克很坚决地说。

“妈妈还没说咱们必须要跟他走呢。”弗朗切斯科回答。

“我不去，我要离家出走！”多梅尼克大声说。

虽然贝内德塔万分舍不得两个儿子离开自己去漂泊，但是却不得不这么做，四个孩子，就是四张吃饭的嘴，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全都在家饿死吧？虽然她很清楚孩子会饱受辛劳，但是她又有什么选择呢？

这天夜里，当佩佩和丽努恰裹着旧衣服睡着了以后，贝内德塔看着两个女儿，她们就像是两只什么都不能做，甚至都不能保护自己的小鸟一样。贝内德塔这么想着，叫醒了弗朗切斯科：“我的孩子，妈妈有事要和你说。”

“我知道，妈妈，我没有问题，我心甘情愿地跟他们走，只要你和妹妹过得好。”